

梦剧场

偷渡客

曹桂林 著

小说版



现代出版社

I247.57

梦剧场

542

偷渡客

曹桂林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偷渡客/曹桂林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2002. 1
ISBN 7-80028-297-X

I. 偷 ... II. 曹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4563 号

偷 渡 客

TOU DU KE

责任编辑: 陈红

封面设计: 程阳阳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 (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
邮编: 100011)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 14 印张 33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01—2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028-297-X/1·061

定 价: 24.00 元





林姐 (王姬 饰)





斯迪文(周文健 饰)与继红(杨露 饰)





萨娃与冬冬





郝仁(薛山 饰)与阿芳(颜丹晨 饰)





导演沈涛在给王姬说戏



偷渡狂潮震惊美国社会
劫货之争血光再起
维多利亚·林无罪释放
她说，她的中国名字叫韩欣欣

一九九三年，六月初，深夜。

纽约皇后区的外海，一艘挂有巴拿马国籍标志的货轮，正加足马力，向着美国疆土全速驶来。那巨大的推进器搅翻了大西洋沿岸的海水，被卷起的泥沙掀起了一丈多高的浊浪。缸口粗细的主烟筒张着大嘴，大口大口地吐着浓烟。这条货轮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庞然猛兽，向着它要猎取的目标疯狂扑来。

在前甲板上，船长、大副和轮机长被反捆着，头拱着地，跪在冷冰冰的甲板上。他们的背后，各站着一个眼里冒着血光、疯狂叫喊的青年。几只脏手，拿着上了膛的手枪，乌黑的枪口，紧紧地顶在船长们的后脑上。

这里显然是经过了一场厮杀，船长的右眼角已被撕开，血浆顺着脸颊流进脖梗；大副满脸乌青块；轮机长的面目已辨认不清。

通往甲板的底舱铁门，有人在砸、撬。从被砸撬开的缝隙里，传出来女人的哭嚎和男人的咒骂。

货轮向着近海浅滩开始了最后的冲刺。由于力量太大，船头深深地插进泥沙里，足有三四公尺。随着一阵嚎叫，即刻，船上所有的人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跌倒。损坏了的主机腾腾地冒出滚烫的蒸气。轮机手们捂着浑身的烫伤，冲出舱外。

底舱的门被撬开了，熏天的臭气裹着哭天喊地的人流一起向

[禁 剧 场]

外涌，一双双呆滞无神的眼睛，闪着恐惧和绝望的幽光。他们不断地咳嗽着，急促地呼吸着，用力扭动着那一张张焦黄憔悴的脸。

昏天黑地的青年人爬上船舷，不顾死活地往海里跳。

“不要跳海！不许乱动！统统坐在甲板上！”不知道是谁，在漆黑的夜里镇静地发布着他的命令。

听到命令的人群一下子停止了骚动，顺从地坐下，女人的哭声也逐渐变小。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向着那漆黑的天空张望。每个人都竖起耳朵，听着那越来越近的飞机声和由远而近的警车声。

瞬间，一组直升飞机擦着船桅飞越而来。它们围着轮船绕了一个大圈，摆好队形，定在了头顶上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裹着旋风，从头上倾灌下来，淹没了船上的一切声音。旋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，卷走了他们的衣物。

几股强烈的聚光柱从飞机的肚子底下一起扫下来。刹时，前后甲板和船桅中央，变得如同白昼。那强烈的聚光柱刺着他们的眼睛，射在他们的身上，像是把他们焊在钢板上，使他们一点儿也动弹不得。他们下意识地把自己缩成了一团。

闪着红灯的警车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，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黑压压地布满了海滩……

次日清晨，美国的“ABC”、“CBS”、“NSC”以及“CNN”等各大电视新闻网的主镜头，统统对准了这条搁浅的货轮。

《纽约时报》以“The Yellow Slave Trade”(《黄奴买卖》)的显著标题，在头版头条，详尽报道了这条货轮的来历。

纽约的“Daily News”(《今日新闻报》)，则以套红大字“The Human Cargo”(《人口集装箱》)为题，报道着美国政府及民间的各种反应。

不到中午，全美各大报刊和各种传媒全部启动，就连一些不起

.....偷渡客
Touduke

眼的中文小报、街头巷尾的色情刊物，都及时塞进了有关这条船的种种评论。

美国四大新闻电视网的不间断实况转播，已使美国的千家万户以及全球的收视者惊呆了。镜头里出现的，不仅仅是这一条船，西海岸旧金山一带，又出现两艘，正准备靠岸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近在咫尺的墨西哥湾里，竟有十几艘万吨以上的货轮正跃跃欲试，准备突破美国海军的阻截和墨西哥边防舰队的重围。

三天后，电视机的荧幕上，出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缺乏信心的呼吁：“务请对象国同我们协手，及时阻截这股庞大的偷渡潮。”他还呼吁联合国有关组织，“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”。

中午十二点十分，一组背后印有“FBI(联邦调查局)”字样的特工人员，身穿防弹衣，手拿现代通讯器材，挎着当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，登上了这艘斜卧在沙滩上的货轮。他们的身后，紧随着纽约州移民局的官员和身着白色大褂的医务人员。

电视机的镜头，扫过这些急步行走的人们，拉出船舷下的一排中国字：“金龙探险号”。这五个醒目刺眼的大字，定格在屏幕上足有三四十秒。

坐在甲板上的三百多名偷渡客，被命令脱去身上的衣服，披上了当地移民局发给的灰色毛毯。来到甲板上的特警，礼貌地请他们让出一条通道，试着往货轮的底舱里冲，但几次都被令人窒息的恶臭挡了回来。

纽约城内的大小移民律师们，此时也都在四处奔走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们的秘书正加紧准备各类表格和文件，及时召开联合会议，紧急磋商对策。

皇后区区法院，连续数日审理突发案件。翻译人员短缺，案情复杂难理，社会压力加大，世界舆论紧逼，法官、文书叫苦不迭。经反复研究，区法院决定翌日开庭，首先审判那个不爱说话的东方女

[禁剧场]

人。

开庭了，陪审席上座无虚席。

“Will you swear to the god, that your answer will be the truth?(你能向上帝起誓，你的回答将是真实的吗?)”区法官神圣而又庄严地问她。

“Yes, I will.(是的。)”神秘的东方女人答道。

“Your name is VICTORIA·LIN?(你的名字叫维多利亚·林?)”

“Yes.(是的。)”

“Originally you are from China?(你从中国来的?)”

“Yes.(是的。)”

“Miss Lin,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ship and human business?(林小姐，你知道有关这条船和人口买卖的事吗?)”

“No.(不知道。)”女人回答得相当干脆。

接着，法官又问了她几个有关这方面的问题。她的回答仍旧只是一个字——“No”。

当法官问到她本人的经历时，她的律师克拉克·史密斯站起来反对法官的提问。他指出，这些提问超出了自己的委托人应该回答的范围。随后，他背诵了几条法律，以证实维多利亚·林无罪。

史密斯的出庭，把陪审席上的所有目光吸引过来。人们从他简洁的语言、清晰的思维、周密的逻辑，以及干练的风范上不难看出，他是一位经验老到、收费昂贵的大律师。

法庭认为，维多利亚·林在租用船只问题上仍然有罪。因为她把船租给了犯罪团伙，并用于贩卖人口。不过，除了租船牵连到这位东方女性外，其他指控均无确凿证据。因此，法官宣布，维多利亚·林交保即可释放。

史密斯听完之后，挥臂站起，想继续辩驳下去。他看到维多利亚·林向他暗示已可以接受了，才又安静地坐下。

.....Touduke偷渡客

“Close!(休庭!)”法官站起身,用力敲了一下木槌。

随后,两位高大的警官把维多利亚·林押回了监狱。

加拿大境内,一辆崭新的集装箱货柜车,朝着连接纽约上州的国际海关缓缓开去。超大型的货柜上涂写着不堪入目的脏话,蓝、白两色大马力的车头门上,粘贴着全裸性感的女人画像。

司机是个年轻的黄种人,个子不高,属偏瘦型。他看到马上就要进入美国关口,立即减低车速,摇下车窗,把脑袋伸出窗外,向美国海关官员热情地打招呼,掏出了过关时应出示的证件。

“Everything’s OK?(一切都还好吗?)”海关人员礼貌地问。

“Yeah, fine. Just busy!(啊,挺好,就是太忙。)”司机回答。

“Don’t work too hard!(别累着。)”海关检查人员接过他的证件查看着。

“I have no choice, brother.(没办法呀,老兄。)”司机说。

海关人员把证件还给司机之后,打开货柜门,向里面仔细查看了一番。

“OK. You may go, now.(好了,走吧。)”

“See you next time, brother.(下回见,兄弟。)”司机说完,摇起车窗,一加油门就驶过了美国海关。他叫“鸭血汤”,护照上的名字是THOMAS LEE(汤姆斯·李)。

过了海关,鸭血汤向前后望了望,然后拍了三下车顶棚。顿时,货柜箱的上夹层里发出了一阵骚动声。他骂了一句粗话,加大油门,转动了一下硕大的方向盘,“轰”地一声开上了95号高速公路。

突然,一辆深蓝色的凯迪拉克从一个隐蔽处快速插入公路,紧紧地尾随着那辆货车。由于它躲在货车反光镜看不到那个角度,鸭血汤没有发现它。

两辆车一前一后,在公路上飞驰。后面的轿车不紧不慢,跟得

恰到好处。轿车里一共有两个人，一中一洋。洋人叫 PETER(彼得)，长得身材魁梧、年轻帅气。中国人叫丁国庆，黝黑的脸膛，体魄健壮。他俩奉林姐之命，已在这里等候三天了，其目的是查出散货的劫货人和这些人蛇(偷渡客)的最终去向。

三义帮的散货经常遭劫，这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。以前，林姐对此类事情过于宽宏，总认为数目不大，受损不多，精力不能过于分散。这次她突然遭捕，才促使她下决心，清除身边的异己分子。

货柜车突然加快速度，尾巴即刻冒出了一股黑烟。凯迪拉克紧紧地跟在后面，又藏在了那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。

前方几十米处，亮出了“BURGER KING(国王汉堡包)”的招牌。大货车打起了向右转的信号灯。凯迪拉克也放慢了车速。待货车在停车场停稳，凯迪拉克才慢慢地向快餐店滑去。

鸭血汤从驾驶舱里跳下来，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带上墨镜，走进快餐店。

丁国庆和彼得没有下车，远远地停在车场的一角观察等待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，鸭血汤从快餐店里走了出来。他双手抱着足够十来个人吃的汉堡包，身后还有一个小店员帮他提着两箱可口可乐。他打开货柜门，把所有的食品都扔了进去，然后又锁上了货柜门。

“It looks like a big size of people inside.(看来，里面有不少人。)”丁国庆紧盯着鸭血汤扔进去的食物说。

“At list...(至少是……)”彼得话没说完，拿起照相机按了几下快门儿。

货车“轰”地一下打着火，又上了路。凯迪拉克赶紧发动，追着货车而去。

丁国庆看看车上的表，他估计今夜是赶不到纽约城了。他盘算着，货车会在什么地方过夜？又会是什么人来接应？

夜晚的95号公路车辆稀少。警车也不怎么在这一带出没。货柜车不紧不慢地行走着，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赶时间。

忽然，货车放慢了速度，歪歪扭扭地开进了路边的小树林。车头折断了粗大的树枝，车顶上落下了很多树叶。

丁国庆急忙把车停在路旁拐角的隐蔽处。他和彼得悄悄地跳下车，躲在树丛的后面。彼得立刻把镜头对准货车，继续拍照。

“快，快点！就两分钟。”鸭血汤把货柜打开向里面喊。喊声一落，从货柜顶部的夹层里，一下露出了好几个人头。他们一边从车顶部的夹层里往下爬，一边嚷嚷着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可把我给闷死了。”“他妈的，都要把老子的骨头给颠断了。”

“都给我住嘴！还他娘的想活不想活？”鸭血汤恶声恶气地说。

他们方便完之后，又钻回到货舱里。这是一种特殊的集装箱，为了逃避海关检查，在货柜顶部的夹层里设置了运载人蛇的部位。这个夹层上下也就一尺多高，没有通气孔，人在里面只能趴着或仰着，不能侧身，更不能翻动。好在过海关的时间不长。一过海关，算是顺利到达美国境内了，就可以爬出来回到比较宽敞的货舱里面。

夹层里一共装了八个人，六男二女。鸭血汤抓住那个比较年轻的姑娘：“来吧，老子让你舒服舒服。走，跟老子进特等舱。”说着，他一把把姑娘推进了驾驶室。

“姑娘，我这里面太热。啊，快脱衣服吧！”鸭血汤一步跨上车。

面色憔悴的姑娘，蜷缩在一边不敢答话。

货柜车倒回到公路上，车头调向纽约的方向，又飞快地开上了95号高速公路。凯迪拉克藏在货车的后面，迅速地跟上。

“姑娘，你不脱，我可要脱了。”鸭血汤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，上身只剩下一件短得不到肚脐眼儿的T恤衫。他把牛仔裤一脚蹬掉，光溜溜的下半截赤裸裸地晾了出来。

他把空调开到最大限度，任凭冷风吹着他汗津津的身体。他

【梦剧场】.....

“咯咯”地笑着，手跟着乱动起来：“看见了吧，姑娘，它在里边憋长了，也要出来活动活动。你在夹层里憋了多久了？不想舒坦舒坦？”

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姑娘吓得不敢睁眼。

“来吧，别他娘的跟老子装。不把老子伺候舒坦了，没你的好日子过。快点儿。我他娘的都憋不住了！”鸭血汤说着，揪住姑娘的头发，恶狠狠地把她的脸按在了他的双腿中。

“大哥，我……我不会。”姑娘胆怯地说。

“不会？老子教你。”鸭血汤连说带骂，肆意地蹂躏起这个姑娘。

货车在公路上开始不稳起来，左右摆动着它那长长的车身。

“What’s hapening?(发生了什么事?)”彼得看到货车车身的异常扭动，有点儿犯疑。

丁国庆很快拉近了凯迪拉克同货车的距离。

“Yeah good girl!(好姑娘!)就这样，再深点儿，再深……”此时鸭血汤神色异常，握在方向盘上的双手一阵颤抖。他突然踏住了刹车板。由于用力过猛，硕大的货车轮胎磨擦在柏油马路上，冒出了一股烧糊了的橡胶味儿。

后面的凯迪拉克跟得太紧，急刹车已经来不及了。丁国庆紧打几下方向盘，车体已擦着货车的右侧，铁皮与铁皮碰溅出一片火花。凯迪拉克的左面划出一道深深的裂缝。它冲过货车的头部，完全暴露在路当中。

“Fuck you!(操你妈!)”鸭血汤骂完，一眼就认出了轿车里的丁国庆。他把怀里的姑娘一推，加大油门，向凯迪拉克撞去。

丁国庆知道自己已完全暴露，他必须尽快想出良策，变被动为主动。不然，不仅林姐交给的任务完不成，跟踪散货的计划也将全部落空。

彼得从座位下抄起了大口径机枪，顶上了子弹。他正要捅碎后车玻璃去打货车的前轮，丁国庆喊住了他。左前方95号高速公路